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麦克卢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字麦克卢汉>>

13位ISBN编号：9787801496232

10位ISBN编号：780149623X

出版时间：2001年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美)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页数：290

译者：何道宽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三合一的书。
既是麦克卢汉评传，又是一部专著，而且是让网民“扫盲”和提高的指南。

作者简介

作者莱文森，“ 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 ”，网络教育先驱，麦克卢汉思想的发扬光大者。
代表作为《软性的刀刃》、《思想无羁》、《学习赛博空间》。
其科幻作品曾获雨果奖、星云奖和斯特津奖。
现任纽约福德汉姆大学教授和“ 联合教育 ”网络教育公司总裁。

译者简介
何道宽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作者中文版序
译者序
谢辞
一、“ 我不解释，我只探索 ”
二“ 媒介即是讯息 ”
三“ 声觉空间 ”
四“ 无形无象之人 ”
五“ 地球村 ”
六“ 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 ”
七“ 光透射对光照射 ”
八“ 冷和热 ”
……
BILIOGRAPHY
索引
后记

章节摘录

麦克卢汉给世人提出忠告：“一旦前提确立，就不容易犯逻辑错误。
心理学家报告说，疯人说话逻辑严密，但是其前提不切题。
探索的方法谋求发现充足的前提。
”（与内维特合著，1972，第8页）麦克卢汉喜爱的发现的方法是类比或暗喻。
这是他思想生成的引擎。
他在《媒介定律》（1977)里，喜滋滋地引用无名氏借用勃朗宁①的诗歌而玩弄的文字游戏：“人触摸到的东西，要超过他把握的东西，否则暗喻何以成为暗喻?”暗喻当然拓展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这就是暗喻的贡献，它们给我们导航，引导我们驶向尚未掌握的知识。
然而，它们又带着包袱，如果我们错把包袱当做衣服，当我们检验和证实知识的时候，这些包袱又可能成为阻挡我们获取知识的障碍。
以“光阴似箭’’这个暗喻为例。
它说的是时间流程，谁也不会把时间误认为飞鸟、飞机或超人。
它把时间的一个特征与显而易见的飞鸟和飞机的特征进行比较，以此说明时间的一个侧面。
因比，“光阴似箭’’(time flies)暗示了这样的意思：时间过得快，就像飞鸟和飞机。
从我们步行走完相同的距离，甚至驾车跑完相同的里程来看，时间的确是跑得很快的。
默顿和埃德蒙森那天下午在场，并且听见麦克卢汉第一次做“光阴似箭”的比方。
他们会愤然而起、强烈反对，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吗：得了吧，时间像箭，这只箭的毛在哪儿?它的翅膀在哪儿?推进器在哪儿?它加速飞行的引擎在哪儿?它在空中飞，空中的钟表——模拟式的或数字的钟表在哪儿?当然，谁也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至少我们在英语语言的文化里，是可以破译这个暗喻的密码的。
我知道，西班牙语里有和它相当的暗喻：“光阴飞跑”(time runs)。
所谓破译就是把包袱里的内容抖落出来，而不是(用60年代已经过时的比方)紧紧钻牛角尖。
可以再打一个比方，我们都尝过桃肉的味道，这个比方可以给我们体会时间提供启示。
在我们弄懂难以言喻的时间时，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认识的起点。
吃桃肉的时候，我们不会故意难为自己的牙齿。
到天空中去寻找手表就是难为自己。
因此，麦克卢汉暗喻的问题，并非真是因为它们是比喻，而是因为它们新。
许多人——不幸的是包括许多学者，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比方。
更加遗憾的是，他们不想去理解这些比方，尤其是在初期的岁月里。
于是，麦克卢汉的名言“新兴的电子相互依存(electronic interdepence)，以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塑造这个世界”（1982，第43页)，引起了两种反应。
一是承认，正如大多数村民可以迅速分享信息一样，20世纪这个行星的公民，很快就可以分享电话、广播和电视传播的信息。
第二个反应是高声嚷嚷：我们可以在电视上走进去的家庭和壁炉在哪儿?广播能够像邻里一样给我解答问题的答案在哪儿?在电话上，朋友的面孔、握手和抚摩在哪儿?麦克卢汉的话语是“疏漏、粗疏的胡言乱语”（1oose shaggy buffaloes)（埃德蒙森，1997；索科洛夫(Raymond Sokolov)，1979)，这样的非难也是出了名的。
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他的语言字斟句酌，以传递他比拟的洞见。
请注意，在上述的比拟中，电子媒介是按照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塑造这个世界的。
这充分说明，他没有给小村落和电子全球共同体划上绝对的等号，而是指出它们信息结构的某一方面有对应的东西。
当然，这种对应的东西，过去和现在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和深思。
麦克卢汉的著作问世时，有些人就对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他们认识到，他的比方总有一些在某些方面是很到家的，在某些层次上是说到了点子上的，总是敲响了共鸣的琴弦。

我们进入新千年时，麦克卢汉更加显赫。
自从他1980年去世以来，媒介演化的历史使他的比方和传播的现实更加匹配、更加清楚了。
我认为，赛博空间就是声觉空间。
就是说，网上的字母表就和黑暗中的音乐一样，也像纸上的印刷物一样。
在评价我这个主张时，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①字母表之前的声觉空间的性质；②字母表走上网络之前的性质。
在这一节里，我们看的是第一点，字母表之前的声觉空间。
声觉空间的特征来自于听觉的属性，与视觉、味觉、触觉等感知世界的方式相对。
这一点并不奇怪。
比如，视觉和触觉一样，与被感知的物体直接接触。
这种“寄生虫式”的感知方式 (参见坎培尔《进化知识论》)，通常足真买的——我们很难得产生触觉的幻觉，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会有危险，因为我们和变形虫都可能因为接触而中毒死亡。
在这个连续体的另一端是视觉，它给我们提供了距离和疏离的安全。
但是，它的上面贴着一个容易看错的价格标签。
一个原因是，我们可能只注意环境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看东西时比触摸东西时更加容易出错(常见的视觉幻象是最极端的例子)。
按照这样的路子来分析，听觉是愉快的媒介，因为它给我们视觉的距离和安全，同时又不会失去多少背景的东西和它泡在其间的东西。
我们的语言准确地指出各种感知的差别。
我们可以说看见，也可以说视而不见；可以说听见，也可以说听而不闻。
但是，我们只能够说摸到、尝到或闻到——绝对不可能说“触而不摸”“尝而不知其味”(We may look at some thing or see it,listen to it or hear it, but only touch, taste or smell it——not touch“at” or taste“to”it)。
按照这个标准，视觉和听觉位于分水岭的一边，它们需要中间物。
这个中间物就是“at”或“to”之类的介词，它插足于感知人和物体之间。
触觉、味觉和嗅觉不允许有这样的中间——触摸者和被触摸的物体之间没有中间物。
不过，触觉、味觉和嗅觉也有区别。
视觉似乎喜欢距离。
所谓看或看见什么东西，本质上就是绘制外在之物与我们关系的地图。
与此相反，听觉好像常常是一种无中间物的触觉。
我们在声音的汪洋大海里面游泳。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向我们，无论我们的耳朵是否集中在声音传来的方向。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声音的距离(同样，我们可以推断气味的源头，在这一点上，嗅觉更像是视觉和听觉，它不像触觉和味觉)。
虽然如此，我们更加直接的感觉是声音的大小——在距离是一样的条件下。
对轻微声音距离的判断是进入听觉范围的第二位的判断。
声音的一个相关特征，使它有别于视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的客体。
这个特征是：声音似乎在所有场合都和我们贴得很紧，一切环境中发出来的声音都传到我们身上。
每天晚上，这个世界是黑咕隆咚的(视力的确是给切断了)，但是夜晚从来都不曾真正安静过。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这是以另一种方式切断视觉)，但是我们不可能关闭耳朵。
触觉和味觉的表现比视觉更加具体明确：我们只能够用触觉和味觉感觉到与皮肤和舌头接触的东西。
没有直接的接触，触觉和味觉就用不上。
清风拂面，衣服摩擦皮肤，这也许是皮肤历史最悠久的两种经验。
然而即使这样的经验也是由环境定下的调子，而且它们是有始有终的。
和一个个声音那种连续不断的小夜曲相比，触觉和味觉是更加具体明确的。
嗅觉比触觉和味觉更弥散，但是它在感官系统中的作用小得可怜，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根本觉察不出耐人寻味的芬芳和气味。

所以，我们侦探世界，靠的是视觉和听觉(依靠嗅觉的程度要低得多)。
我们与世界交手(engage)，靠的是触觉和味觉。
作为侦探，视觉和听觉给我们的报告，是我们尚未与外界交手实际得到情况的报告。
但是，视觉和听觉这两个侦探的路子大不相同。
视觉提供的是准确、详细的现场报告，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视觉需要优先投射上去的东西。
相反，听觉使我们24小时与世界保持接触，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把耳朵赐予这个世界。
因此，一般地说，从窗户洒进来的一缕阳光不足以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
反之，只有无情的闹钟才能把我们唤醒。
警铃发出的信号，针对着我们永不休息的那一部分感官系统。
倘若不是有听觉，我们这个物种也许过不了几个夜晚就消亡了。
人类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我们得感谢这个监听系统，这个任劳任怨的偷听者，它准备随时给我们传递信息。
这个话题自然把我们引向字母表的演化，字母表成了始终如一的模拟式表达手段。
网上课堂是因特网理想的前厅(anteroom)。
和广播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相比，因特网实现了非集中化的革命。
网上课堂是这场革命的前厅。
一方面，正如上一章所说，拿学分的网上课　　程，基本上还是和中心机构拴在一起，由这些机构授学分的。
这些机构有大学、各州校务委员理事会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机构仍然与核心权威比邻而居。
另一方面，网上课程的一切其他东西的非集中化，都已经大大超过麦克卢汉描绘的大众媒介的非集中化了。
80年代，网上课程纷至沓来。
1982年，法尔森(Richard Farson)领导之下的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WBSl)启动了网上行政人员研讨班(无学分)。
1985年，纽约技术研究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道奇曼(Ward Deutschman)也在网上开设了同样的课程，但是他授的是本科学分。
1985年，联合教育公司(Connected Education)和社会研究新型学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合作，开设了研究生学历课，1988年，又进一步开设了全套的媒介研究硕士学位课程。
在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Western Behavioral Sciences Institute)，tit网上教育如何办，我学会了几手(1985年，我的第一门网上课程就是在那里教的)。
同年，我和妻子蒂纳·沃齐克共同创办了联合教育公司。
如今，我还在主持一门网上硕士课程“创造性写作”，这是联合教育公司与英国的巴斯·斯帕大学（Bath Spa Uni versity College）　　合作开设的。
我的网上教育经验是第一手的。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中文版序　　《数字麦克卢汉》的中文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我非常高兴。
麦克卢汉始终认为，中国及其数千年的历史丰富而独特，并为我们理解媒介提供了很好的教益。
中国发明印刷机，比欧洲的谷登堡至少要早五百年，可是它为什么没有用印刷机来推动报纸和书籍之类的大众媒介呢?麦克卢汉意识到，中国的会意文字不太适合互换性的活字排版，答案就在这里。
西方的字母表只有26个字母；与此相对，汉语的框子里所装的会意字，却数以千计。
这里的教益是，媒介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其与其他媒介的兼容性。
会意文字本身是麦克卢汉用心思索的一个课题。
他发现了汉字构建意义的方法——并置不同形象的方法。
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汉字出现数千年之后，爱森斯坦在电影中使用了蒙太奇手法。
汉字就是这种手法的先驱。
中国人把因特网叫做互联网。
这个词把“互”和“联”并置，而且“联”又是由两个会意字“耳朵”和“联系”组成的。
同样，如今电影之类的图象媒介，　　电通过形象的撞击来传达新的意义。
会意字写起来比字母表更需要技艺。
但是，在如今的数字时代，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手指头召唤电脑上的意符时，并不需要特别的才能或风度。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拼音文字和会意文字的区别抹平了。
实际上，反过来可以说，几乎人人都能够轻轻松松地“写”会意字了。
因特网使人类的许多活动实现了非集中化，它也可能对中国的文字产生同样的影响。
这就会对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创新、艺术、社会、教育、政治等领域——产生影响，因为媒介的变化总是要产生各种影响的。
可惜，在因特网和个人电脑出现之前十年，麦克卢汉就不幸去世了。
我写《数字麦克卢汉》的原因之一，是要将其思想之裨益带人数字时代——同时又拓展他的思想。
我希望，本书能够对中国走向数字时代的进程，略尽绵薄之力。
保罗·莱文森　　2001年5月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